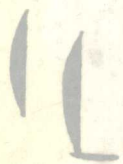


松江浪

韩 笑



韩笑

松江浪

舒群题

ISBN7-5385-0607-1/I·93

责任编辑：周 航
封面设计：龙震海
插页图画：孟 杨(8岁)
标题手书：赵 澄

松江浪

韩 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赣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120,000字数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65元



韩 笑

1946年春

摄于吉林市松花江畔

长跑诗人

(节 录)

贺敬之

“少年头渐白，
犹唱满江红……”

(韩笑：《人间珍贵是老朋》)

韩笑，是长跑诗人，是诗的长跑健将。——这是人民群众对这位著名诗人的赞语，近年来已经成为口碑。

这一方面是对他作为离休的老同志焕发青春的赞语，称赞他参加那轰动体坛的花城万米长跑并日日坚持长跑锻炼的拼搏精神。但更主要的是对他作为诗人绝不让诗心和诗笔离休的赞语，称赞他从40年代到80年代，在诗的道路上长跑不懈，特别是在新时期十年中创造了堪称健将的优异成就。

.....

少年韩笑是带着诗笔参加革命队伍的。经过

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韩笑很快地成长为令人瞩目的青年诗人。今天，重读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曾产生广泛影响的长诗《我歌唱祖国》和写桂林山水的组诗以及其他成功作品，新生祖国的蓬勃朝气和秀丽山河的多姿多情又一次重现在眼前，这是使人不能不仍然为之动情并难免感慨系之的。

十年浩劫中，韩笑因反对江青被投入班房数载之久。虽然由于被迫搁笔而仅能暗中写下《死里逃生还要反》、《铁丝网前刺刀亮》等几篇短章，但这却是珍贵的历史纪念。它表现了一个真正的战士和诗人在严重历史关头的勇敢、坚强和忧思。正是“文革”十年中所经过的严峻考验，作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反面为韩笑在此后思想上和创作上的飞跃作了准备。

的确如此。“文革”结束，特别是新时期开始后，韩笑很快地大步进入了创作的新天地。他诗思如涌，激情如潮，人向老年，诗入旺季。十年来他一步不停地向自己前所未及的新高度攀登，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显著的。这不仅是表现在作品的产量上，也表现在作品的质量上。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的拓展上，也表现在诗艺的提高上。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长诗还是短诗；也不论是写政治风云，还是写人世沧桑；不论是

以写人为主，还是以写事、写情为主；不论是写他人，还是写自己；也不论是写社会风貌，还是写山色水光；不论是写爱情、友情，还是写革命情、祖国情……所有这些方面都有源源不断的诗行，出现在韩笑勤奋开拓的诗笔之下。

当然不能说这些数量可观的作品都取得了同样程度的成功。不过却可以这样说：韩笑至少在长篇叙事诗、政治诗（包括政治抒情、叙事和讽刺等）、山水诗、爱情诗等几个方面都有新的拓展，取得了重要收获。其中的《松江浪》（长篇叙事诗）、《我唱白云、我唱绿树》（政治抒情兼叙事诗）、《菜市场沉思》（政论式抒情诗）、《我们这一代》（爱情诗）、以及写莫愁湖、西子湖、蓬莱海市、泰山、三峡等的山水诗，不仅已被读者承认是韩笑新时期中佳作的代表，而且也不妨说实可跻身于整个诗坛的名篇之林。

对韩笑在新时期十年中的新作，作为读者，我想无须隐讳地说出我的喜悦心情和真实感受，说出我自信不是偏爱的客观估计。我想说：我被这位长跑健将引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诗的世界。一个既可预想却又有几分惊奇、既是原有的又是簇新的诗的世界。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被正确把握的时代精神：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我见到了被正确认识的现

实生活：既充满光明也存在黑暗的前进中的伟大中国的现实。我看见找到了恰当位置的艺术自我：主观客观统一、个体群体结合的健康抒情主体。正是这样，这些诗篇所体现出来的强劲、开阔、健美的思想和艺术魅力，使我不能不被吸引和感动。

同样无须讳言的是，在诗学观念上，韩笑所坚持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原是新诗历史上曾有过的，这就是被人们称作革命现实主义的诗学原则。韩笑和许多诗人一样，积极批判极左路线和教条主义思想对新诗发展的危害，纠正其对革命现实主义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的扭曲。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明确地认为：不能从根本上否定革命现实主义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学原则。要改变只许革命现实主义一花独放、独领风骚的不正常状况，但也不应当是由此走到取消其生存权而由另一种什么流派独踞诗坛。革命现实主义诗学体系不能僵化和固步自封，必须调整和发展，但发展又离不开对许多带根本性的正确原则的坚持。

.....

正是在这些重要问题上，韩笑用他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做出了正面回答。他的作品为坚持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许多方面提供了新例证和新经验。

当然，不能说韩笑现在就已经登上了如何惊人的高峰。事实上即使就他的最成功的新作来说，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对时代生活表现的深刻程度和感人的力量，不管是批判的力量或是正面鼓舞的力量，都还未能使人感到完全满足。不过，我却仍然要满怀信心地这样说：韩笑确实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新高度，而且也是我国整个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新阶段中的新高度。韩笑的实例，证明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持久的、旺盛的生命力。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革命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历史遭遇，即从过去的被扭曲到近年来的被曲解，以至于竟被人为地冷落和贬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韩笑，使他的成就未能得到诗坛应有的评价和重视。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这毕竟不会成为反映真实面貌的历史评定。

.....
1989年2月21日于深圳

（本文是作者为《韩笑抒情诗精选》所写的序，该书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求是》1989年第12期发表）

松江浪上弄潮儿

纪 鹏

1

诗人韩笑自1984年末“离休”以来，陆续出版新著《南国旅伴》、《白山黑水》、《黄河长江》、《海誓山盟》、《天涯海角》、《我唱白云我唱绿树》和《爱情·友情·人情》等七本短诗集。现又在1988年第4期《东北作家》向读者捧出酝酿多年、断续写成的长诗《松江浪》。

这部三千行的叙事长诗，是写东北伪满时期一群进步青年男女，在风云变幻、敌我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中，经过“八·一五”光复，国共拉锯战的年代大潮的浮游、搏击，不甘奴役，勇于反抗，追求光明，虽经暂短的迷惘、徬徨，终于走向解放区的曲折历程。

作为韩笑的同窗、诗友，读过长诗，深有“回首当年壮志酬”之感，似又重回往昔的年代，深感长诗的时代色彩是强烈的，人物、事件的典型性鲜明，诗意浓郁。由于它是诗人自传体

的长诗，主人公“这一个”和主人公周围这一群人物性格各异，形象丰满。作品写出了他们的生活道路，读来亲切、感人。

2

诗是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作为叙事长诗，它首先要解决这两者如何巧妙结合的问题。也只有在抒情中叙事，叙事中抒情，又以抒情为主，水乳交融，高度提炼，才能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否则便易流于合辙押韵说故事，徒具诗的躯壳，而失掉诗的灵魂，也必然缺乏诗的艺术感染力。长诗《松江浪》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长诗中多是通过典型情节、细节来展示人物性格和事件的发展，如以主人公少年学生张春喜在街上与横行直撞的日本少年扭打，同街住的女学生李秋菊的仗义相助，来点染他们反满抗日的性格；通过春喜妈妈的死前遗嘱，来表现东北群众长辈“不自由，毋宁死”的嘱托，和春喜牢记妈妈所讲岳家军、杨家将、宋江、李自成的故事，以怀念祖国，加强民族意识；通过春喜为妈妈送葬时的哭喊：“妈妈呀，上西天大路”，心中却想“谁来给我指路呵/哪里去找天堂”，充分显示了一个“没有祖国的孩子”又“没有母亲的孩

子”的双倍沉痛、迷惘。诗中还通过学校每天“朝会”唱“国歌”、“向帝宫、皇宫遥拜”的特殊时刻，来反映学生们却盼伪满“快完蛋”、“快解散”的复杂心态；特别是《青春的笑》和《春雨春泥路崎岖》两章所写春喜、梅蕾的早恋和失恋的悲剧，抒情和叙事的结合尤为感人。

在祭孔会上，春喜初见“女高”举校旗的梅蕾，便感到她“象一株/傲霜的冬梅/向阳的春桃”，初相见，梅蕾的“这一声‘你好’/竟然奏起/青春交响乐”，情如此炽热，心如此赤诚，真可谓心心相印了。他们志同道合、并肩携手在文学道路跋涉，倍感到爱情带来的巨大欢乐和幸福。

但是早恋的时光并不都是艳阳天，反而遇到了骤然降临的暴风雪。当春喜不远千里“手提诗稿一捆/是献给梅蕾/无法投寄的心”找到她时，恰逢梅蕾迫于家庭、社会压力而刚刚新婚数日。任何悔恨、解释都无法改变这命运的残酷判决，春喜只好强压怒火表明：“我来找你/不是为娶妻生子/是想约你/双飞比翼/……献给你的诗集/现在只好/楚人一炬”，早恋悲剧落下了最后帷幕，往日数不尽的欢笑，一时化为无声的泪雨，读来令人断肠。

一部叙事长诗，必须有明确的主题和真实地再现时代之光。它既应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又应折射今天的现实，引起人们的思索。诚如高尔基所言：“我非常主张诗要有主题，要有具体的历史的内容”。长诗虽只写四十年代初叶到中叶的六、七年，但这在东北来说，却是经历了日伪的血腥统治、国共两党两军的殊死搏斗和走向东北全境解放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长诗要详述翻天覆地几年中这群青年男女的巨变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只能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富有诗意的典型情节，跳跃式叙述，用“以一当十”的细节来说明，或留下如音乐上的休止符、绘画上的空笔，供读者去联想、补充，进行审美再创造。如诗人笔下的日本教员中原，打了在课堂上偷看但丁《神曲》的张春喜，又问：“但丁，哪国人？”长诗巧妙、嘲讽地写道：“我答：意大利/他消了气/墨索里尼的国民/我们的好伙伴/你可以读它/要在课外时间”。寥寥几笔，就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中原的无知、愚蠢，还好为人师的滑稽嘴脸。他只知意大利是当时德、意、日“轴心国”的成员之一，而根本不了解这位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伟大诗人和这部饮誉世界

诗坛的名著。

作为受过十四年奴化教育的东北青年，他们既有反满抗日、盼望光复、追求光明的思想，也有正统观念和对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不同政策的不同的理解和判断。经过四十多年时代风雨的冲洗、验证，有力地说明当年这群青年的朴素认识，尽管天真、幼稚，却是诚实、准确的。李秋菊和张春喜不但议论国事，而且也议论两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蒋介石，以及电影明星蓝苹……

美帝在华政策，自然也在东北青年心灵上投下阴影。对美国佬假调停真内战的鬼把戏，他们容易一眼看穿，而对苏联的判断则较复杂：读苏联小说《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时流泪，对法捷耶夫、肖洛霍夫怀着尊敬；看到斯大林的某些战士把中国厂矿抢掠一空，有的还奸污中国妇女，他们又感到惶惑、义愤。诗人甚至还画下这样一幅国际题材讽刺画：“我邻居城隍庙 / 道士披长发 / 被老毛子扒光腚 / 才知道是男性……”

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这些是难以入诗的，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正执行“双百”方针，这样真实反映当时东北青年复杂、矛盾思想的长诗才能问世。其实，“诗是生活维妙维肖的表现，表现了它的永恒真实”（雪莱）。也只有如此，《松江浪》才能深刻地揭示

两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某些隐蔽方面，以及苏联的某些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弊端和苏军战时的军纪废弛……，只有勇于正视历史，才能准确反映历史，才能加强长诗的历史色调和厚度，增强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正如普希金所说：“主要是：真实、诚挚。事物本身如此引人入胜，无需任何粉饰。粉饰甚至有损于它”。

4

韩笑的诗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他写新格律诗、自由式、兵歌，也写中国化了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松江浪》采用了“马体”，这不是简单照搬，而是从内容出发选定的相应形式，吸收中国古典诗词、小令、民歌的营养，运用现代口语，熔中外诗歌之长于一炉重铸而成的新诗体。如长诗第二章《漫长的冬天》开头：

“朔风漫卷，

“寒鸦哀啼，

烟雪旋转……

门窗紧关……

这是强盗

这是铁蹄

统治的世界啊，

蹂躏的伪满啊，

冷冷清清，

阴阴森森，

凄凄惨惨！”

昏昏暗暗！”

既是错落有致的“马体”诗，又似古诗词小令的叠句。他如第三章《青春的笑》写一对天真无邪

诗友的欢快早恋，第四章《自由了，亡国奴》写“8·15”光复前夕，春喜深夜从布满电网、铁丝网的“勤劳奉仕”的“人圈”里逃出来的独特感受等，诗人都高度洗练、简洁、准确地表达了主人公当时的精神世界。

可以设想，如用字数相等、过于规则的新格律诗或民歌体诗来写，必然流于繁冗、拖沓；现以民族化的“马体”来写，则显得格外干净、利落、凝重，掷地有声又富于音乐性。“不同的诗的形式，会产生奥妙的巨大效果”，这是歌德从诗歌创作的丰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规律之一，在这里也能再次得到印证。

韩笑学习、继承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又不泥古不化；吸收外国新诗精髓，又不照搬硬套，并考虑到中国现代诗的民族气派、读者的阅读习惯。这种既扬弃又继承，勇于“拿来”，以我为主，探索新诗发展之路，是成功的，可取的。

5

长诗《松江浪》是写诞生、成长在松花江畔吉林市的青年男女，冒着各种风险，长途跋涉到松花江畔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名城哈尔滨重逢，又奔向松花江畔另一边城佳木斯去上东北大学的历程，也真实纪录了这群青年男女走向革命的风风

雨雨……

尽管在不同年代他们对松花江的对话、呼喊不同，但都真实强烈地表达了这群青年向往光明、走向革命的坚强的心音。

尽管遇到暗礁、险滩、暴风雨，这群松花江水哺育的儿女，却始终都是忠于这条江流的。他们没有被江波淹没，没有随波逐流，顺水漂游，而是在时代潮头迎浪搏击，大显身手，成为松江浪上的弄潮儿。

6

四十年代的东北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是千差万别的。《松江浪》中春喜“这一个”和他周围的伙伴，在这不平凡的岁月里，在生命树的年轮上，都留下自己特有的印记，闪烁着时代的光辉。

作品中不但几个主要人物如富于反抗、勇于进取的张春喜，早慧、爱好文学的先行者李秋菊，敦厚、热情、细致的兄长田野，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就是着墨不多的富有正义感、关心青年的国文教员顾老师，我地下工作者、青年书店经理梁文，东北名人、老作家舒群，政治成熟、有学识的领导者伍专员，以及日本教员中原、汉奸军事教官等，都给读者留下清晰的印象。特别是